

人民為什麼熱愛周恩來





90101923



香港新聞出版社出版・定價港幣三十元

K827.7
909

656125

人民為
什麼
熱愛
周恩來？



90101923

書 名：人民爲什麼熱愛周恩來

作 者：裘之倬

責任編輯：張美琴 裘峻

出版/承印：香港新聞出版社

地 址：元朗青山道99號元朗貿易中心24樓

電 話：4750383（6線）

電 掛：0336

日 期：1990年3月

定 價：港幣三十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言 前

周恩來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是中國人民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是中國人民的忠誠的革命戰士，是黨和國家久經考驗的卓越領導人。

周恩來同志忠于黨，忠于人民，為貫徹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爭取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和共產主義事業的勝利，英勇鬥爭，鞠躬盡瘁，無私地貢獻了自己畢生的精力。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周恩來同志對建設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共產黨，對建設和發展戰無不勝的人民軍隊，對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創建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對鞏固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各族人民的大團結，發展革命統一戰綫，對建設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的勝利，爭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運動的勝利，鞏固我國的無產階級專政，對加強國際革命力量的團結，反對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都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建立了不朽的功績，受到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衷心愛戴和尊敬。

周恩來同志的一生，是為共產主義事業光輝戰鬥的一生，是堅持繼續革命的一生。

中國人民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傑出的共產主義戰士周恩來同志永垂不朽！

（摘自《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
國務院訃告 周恩來同志逝世》）

前言

十幾年來，我們着意在人們的腦海中採掘閃光的珍珠，把他鑲嵌在歷史的大路上；我們精心在報刊的字行中尋覓偉大的足跡，把他鐫刻在時代的長廊裏。在記憶的長河中，多少歲月流失了，多少往事淡薄了，然而只要一提起周恩來的名字，人們就會肅然起敬，連世界上最美好的語言也會黯然失色，就是最偉大的作家、最敏捷的詩人，也會覺得手中的筆墨不能淋漓盡致地抒發內心的情感。雖然他活着，從來不准別人頌揚他一字一句，死後沒有供人瞻仰的陵墓，人民却在心中立下了永不磨滅的豐碑，爲了表達自己像岩漿噴湧那樣熾熱的愛，不惜付出鮮血和生命。雖然他沒有子女，在他逝世的時候，不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不論是鬢髮蒼白的老人，還是剛剛懂事的孩子，都懷着最真摯的感情，用各種各樣的方式，來悼念自己尊敬的長輩。這種感人肺腑的虔誠、發自內心的悲泣是空前絕後的。爲什麼億萬人的愛，會如此強烈地集聚到一個人的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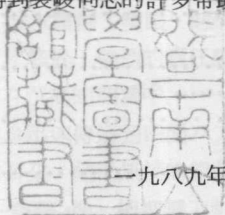
多麼難忘啊：白花似雪一夜來，黑紗如雲淚雨飛，上下五千年，誰享有如此莊嚴盛大的祭奠？多麼難忘啊：十里長街送總理，萬民肅立心相隨，古今中外，誰見過如此隆重肅穆的永別？多麼難忘啊：萬衆一心由衷曲，紀念碑前詩如潮，數遍歷代王朝，哪朝哪代有過如此情真意切的悼文？多麼難忘啊：環球舉哀花環聚，唁電紛飛五洲來，展望全世界，何人何時有過如此載譽天下的崇高威望。難道僅僅因爲他是國際著名的政治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任總理？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在中國歷史上，曾有過秦嬴政那樣一統天下的封建帝皇；有過李世民那樣開創“貞觀之治”，奠定盛唐基礎的開明君主；也有過孫中山那樣推翻滿清統治，領導辛亥革命的反帝反封建先驅。在世界歷史上，曾有過馬克思、恩格斯那樣開創共產主義運動，奠定社會主義革命理論的偉大導師；有過列寧那樣領導十月革命，開闢歷

史新紀元的無產階級革命領袖；也有過華盛頓那樣領導獨立戰爭，反對殖民統治的資產階級政治家。當今世界更是風雲變幻、英雄輩出，他們都建立了千秋功業，留下了不朽英名。然而沒有一個人能夠像他那樣得到全世界的一致公認，得到所有人的共同欽佩。

我們一直在思索，我們一直在回想，心潮滾滾，如同浩蕩東去的長江大河，永遠不會平息，永遠不會枯竭。今天，我們想把周恩來同志的足跡如實地記錄下來，讓沒趕上和他見一面的子孫們知道：中華民族出現這樣一位偉大而平凡的人，是祖國的驕傲；讓沒經歷過這歷史舞台上最壯觀一幕的後來人明白：行高於衆而人不妒，功高天下而不自私的人，才能真正流芳千古；也讓大家從中得到啓示：像周恩來同志那樣爲中華之崛起，爲中華之振興而奮進。

本書在寫作過程中，得到裘峻同志的許多幫助，特此一併感謝。



裘之偉

一九八九年十月十日於海南省文體廳

目 錄

第一章	哀樂播出的一剎那間.....	1
第二章	空前絕後的民意測驗.....	14
第三章	志向.....	33
第四章	韜略.....	42
第五章	胆識.....	80
第六章	魅力.....	106
第七章	摯情.....	129
第八章	人格.....	148
第九章	品質.....	178
第十章	情操.....	195
第十一章	時間.....	212
第十二章	目光.....	221

第一章 哀樂播出的一剎那間

一九七六年，對中國人民來說，是有史以來最驚心動魄的一年，是萬分悲痛和縱情歡樂接踵而來的一年，也是人民的力量在歷史上得到徹底檢閱的一年。

說起那一年，親身經歷過這一切的人們至今還記憶猶新，就像昨天剛剛發生的一樣。一月的北京，陰霾重重的天空，連太陽都忍不住掩起了臉。多少次帶着自豪的聲音，向全國人民報告總理接見外賓、總理出訪、總理視察消息的播音員們，此時此刻，面對總理逝世的訃告，他們的手在顫抖，心在嗚咽，淚水模糊了雙眼，悲痛哽住了喉嚨，一字字、一句句，都被哭聲打斷了。終於，強烈的責任感使他們竭力抑住極度的悲哀，讓感情的河流傾瀉在沉痛的語調中……

電波把這個不幸的消息迅速傳遞到四面八方，哀樂播出的一剎那間，有多少人在懷疑自己的耳朵，然而無情的噩耗、低迴的哀樂依然在響，在響……，一句句、一聲聲，像一把把鋼刀刺痛着億萬人民的心扉，黎明前的黑暗罩住了中國的大地。人民日盼夜想的是總理病愈出院的喜訊，誰知等來的却是這令人肝膽欲裂的訃告。多少在槍林彈雨中從不皺眉的老戰士，此刻熱淚奪眶而出；多少剛剛懂事的孩子，此刻用全部身心在向總理宣誓。滾滾熱淚流不盡人民心中的無限悲痛，千言萬語說不完人民心中的無限哀思。

一九七六年一月九日的清晨，人們在街頭靜靜地排成長隊，一份份帶着黑框的報紙遞到了千萬雙顫抖的手裏。熟人相見，再也沒有以往熱情的笑容，一雙雙紅腫的眼睛相對無言，彼此默默地握握手，心心交融，在分擔共同的悲傷和哀痛。許多正在上班的同志聽到總理逝世的消息，午休時不吃飯趕到天安門廣場，遙對紀念碑沉痛默哀。此時無聲勝有聲，人民在用各式各樣的方式悼念自己敬愛的總理。在周總理當年視察

過的邢台地區的農民紛紛向縣委提出強烈要求：派代表去北京爲周總理守靈，參加追悼大會。何家寨大隊黨支部副書記張鴻福和董明傑懷着巨大的悲痛，坐着火車到了北京。他們顧不得休息，買了花圈扛上就走，恨不能插翅飛到周總理遺體前。天安門廣場上是人的海洋，花圈的海洋。他們不知道治喪委員會在哪裏，又擠不動。有個北京工人就自願爲他們帶路，在前面邊走邊喊：“請大家讓開一點，這是周總理生前視察過的河北巨鹿何家寨農民代表，給周總理送花圈來了！”聽他一喊，廣場上很快閃開了一條路，千萬雙眼睛望着他們，千萬雙手在支持他們。在群眾的幫助下，他們終於把花圈送到了治喪委員會。

向總理遺體告別的活動開始了，第一個進來的是一位年近六旬的老幹部。他一進門便步履艱難地向總理的遺體奔去，當他剛一看到總理的面容，立刻又用雙手捂住了自己的臉，低泣變成了失聲痛哭。對敬愛的總理的遺容，他想見，又不忍見，垂立在那裏悲痛欲絕。工作人員怕他支持不住，急忙攙扶，他又不忍離去，一直眷戀地回頭看着。多少人就是懷着這樣的心情去瞻仰總理遺容的，有的邊哭邊喊，有的淚痕滿面，有的當場暈倒，淚水灑滿胸襟，濕透衣服，連地毯都潮了。這淚是豐碑、是誓言、是動力、是火焰、是人民的心。

元旦那天，朱德同志病剛好一點就出院。在他生病期間，組織上沒有告訴他總理病重的消息。一月八日總理逝世時，開始也不敢告訴他。那天下午，他還在接見外賓接受國書。回來後，康克清同志先慢慢對他說：“總理病情最近惡化了。”他聽了後還不相信，認爲：有那麼多的好大夫給總理治病，病情不會發展得那麼快。敬愛的周總理會這麼快去世，他沒有想到，也不願想到呀！晚上八時，當他得知總理逝世的消息後，眼淚馬上就流了下來。家裏人從來沒有看到過朱德同志掉淚的。一九七四年，兒子因病突然去世，他也没掉一滴眼淚。可是總理的逝世，他的親密戰友周恩來同志的去世却使他無法抑制自己萬分悲痛的感情！十日下午三時四十分，九十高齡的朱德同志，冒着嚴寒，來到北京醫院。他一路上都在掉淚，在車上就要脫帽子。老人家一下車，就急切地朝着安放周總理遺體的房間走去。走到總理身邊緩緩舉起顫抖的右手，向總

理的遺體行軍禮致敬。這一莊嚴的軍禮，飽含着多少懷念和敬仰，飽含着多少在共同戰鬥中結下的深情厚誼啊！回來後，他一句話不說，也不吃東西。治喪委員會的同志，徵求他的意見，是否只參加一次吊唁儀式，朱德同志却堅持要全部參加。開追悼會時，他原來決定是要出席的，但就在出發之前，朱德同志由於哀悼總理過分悲痛，兩條腿說什麼也站不起來了，因而沒有去成。

能和總理遺體告別的人，畢竟是極少數，全國億萬人民，誰不想再最後看一看敬愛的周總理啊！已經是十一日零點了，北京醫院門口依然有上百名群眾在為總理守靈。他們有的遠道步行趕來，有的在警衛綫外足足站着等了一整天，有的已經一天沒有吃飯了。一位梳着兩個小辮的姑娘對工作人員說：“叔叔，我今年已經十六歲了，還從來沒有見過周總理，今天我們到處去買總理的像，都賣光了。你讓我們見一見吧！今天再見不到，那就永遠見不到了”。“如果不能到室內去，讓我們從室外看一眼也好呵！”幾名工人同時說：“今天我們是不走了，進不去，我們就在這裏為總理守靈。”大門南側路燈下有兩名女同志眼含淚花，低頭不語。原來她們是製花廠的工人，共青團員。聽到總理逝世的消息，她們一直含着眼淚製做花圈。淚水潤濕了紙花，紙花拌着淚水，一連作了十幾個小時，午飯、晚飯都不顧得吃。下了晚班，步行了幾十里路，趕到北京醫院，要求最後見總理一面。這發自肺腑的聲音，這感人至深的場景，不論在繁華的城市，僻靜的小巷，不論在轟鳴的工廠，在遼闊的田野，在機關，在學校，在祖國的每一寸土地上，到處可以看到，到處可以聽到。首都醫院婦產科主任林巧稚大夫含着眼淚，和其他醫務人員一起精心制作花圈，布置靈堂，寄託自己的哀思。但是，萬惡的“四人幫”對人民熱愛總理，怕得要死，恨得要命，甚至不許人民悼念總理。林巧稚大夫的辦公室，竟受到了非法搜查。總理活着，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四人幫”縱然機關算盡，也不能陰謀得逞。總理逝世了，他們妄想一手遮天，把總理的光輝形象從人民心中抹掉。姚文元對廣播電台、電視台下達一個又一個禁令：不准停止廣播音樂、歌曲節目，不准電視台在播映周總理遺像時配哀樂，不准播映周總理的生平照片，不

准拍攝群眾在天安門廣場悼念周總理的鏡頭，不准電視片中有慟哭的鏡頭，不准把百萬群眾肅立十里長街周總理送靈的鏡頭編入電視片，不准在報紙上刊登悼念周總理的電視節目預告，不准播映外國領導人到我使館吊唁周總理的電視片，不准播映有周總理形象的電影……一系列的禁令，不但不能阻止人民這自發的悼念，反而激起了大家對總理更深的思念。據不完全統計，敬愛的周總理逝世後一週內，廣播局就接到各地聽眾和觀眾的電話一千多次，來信一百三十多件。許多觀眾在電話中泣不成聲，要求多播幾遍向周總理遺體告別的電視片；許多聽眾對電台、電視台提出強烈抗議，質問電台是代表誰的？為什麼人民的廣播電台不能反映人民的心聲？有的聽眾在信中義正辭嚴地指出：“廣大人民群眾對總理的懷念和熱愛，是封鎖不住的，壓制不下去的！”自古以來，民心不可侮，民意不可違，在“四人幫”嚴密控制下的上海，人民仍然衝破封鎖，用各種各樣的方式來寄託自己的哀思。上海紅星絨繡廠的三百多名工人，不理睬“四人幫”下達的什麼“悼念總理的物品一律不收”、“一律不送”的禁令，推選出十二位技術能手，日夜三班，精心繡製周總理的大幅絨繡畫像，趕在首都追悼大會之前送往北京。他們不能忘記敬愛的周總理對絨繡工業和絨繡工人的親切關懷，不能忘記敬愛的周總理接見廠裏的十大代表范玲娣時囑咐的話：“要保護好眼睛，在藝術上多提高，為國家爭光。”工人們擦乾眼淚，把對周總理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傾注在一針一綫上。許多工人圍在棚架旁，有的幫助穿針、選綫，有的在繡像工人吃飯時搶着上去繡幾針。繡啊，繡啊，連續兩天三夜，一幅周總理的絨繡遺像完工了。當他們聽說“四人幫”下達了不准送的禁令以後，大家在一月十四日臨時推選廠黨支部書記應海珠護送周總理的像上北京交給治喪委員會。全廠三百多名工人含着淚水護送周總理的像到江邊碼頭，十二名代表護送到虹橋機場。臨時買飛機票的錢不夠，工人們自己掏錢；應海珠身上衣服單薄，工人們把自己的大衣、圍巾、棉鞋脫給她。臨上飛機前，大家千叮嚀，萬囑咐：一定要把全廠工人對周總理崇敬和懷念的心意帶到北京，一定要代表大家向鄧穎超同志表示最親切的問候。

這就是人民的回答，這就是人民的心願。人民從來不會作出無緣無故的選擇，也不會向寒流霜刀屈服。

不需要任何人號召，每個人都自發戴上了黑紗。十三日深夜一時，人民英雄紀念碑正面的欄杆下，一對夫婦帶着兩個孩子，每人手裏拿着一朵白花，舉着右手在宣誓。宣誓完，他們含着淚把白花繫在松枝上，默默地轉過身。這時，有人問他們：“這麼晚了，天氣又這樣冷，你們還帶着孩子來，不怕孩子感冒嗎？”

“我們是特意帶着孩子來的，叫他們看看這個場面，和千千萬萬人一起，永遠記住總理，永遠學習總理，長大做一個無私無畏的人。”這就是父母的希望，這就是孩子的決心。

不需要任何人布置，繁華的鬧市披上了素裝，舉國下半旗致哀。凡是周總理當年到過的地方，都成了人們寄託哀思表衷情的場所，每一個花圈都是伴着淚水精心做成的，每一個花圈都凝結着深切的懷念。宏偉壯觀的人民英雄紀念碑，更是總理崇高品格的像徵，幾萬個花圈簇擁着它，組成了一個巨大的花壇。紀念碑四周的長青樹，全都掛滿了白花，遠遠看去，就像大自然中的萬棵白菊。這鮮花和白菊是群眾親手栽培，是任何天工巧匠也創造不出來的。

一位白髮蒼蒼的老農，一身風塵仆仆，剛從邊遠的郊區趕到北京。一走到天安門廣場，熱淚就順着皺紋密布的臉頰流下來。他拿出一只果盤，擺上幾隻經過精心挑選的蘋果放到台階上，就面向人民英雄紀念碑跪下了，極度的悲痛使他一時說不出話來，嘴唇微微顫抖着，熱淚一滴一滴滴在地上。這時，旁邊值勤的民警走過來對老人說：“大爺，快別這樣。”老人像沒聽見似的，沉痛地說：“總理啊，老天為什麼不讓我代您去死啊！人民不能沒有您啊！”民警也被深深感動了，他含着淚說：“大爺，我知道您的心，可您這樣做是舊風俗。總理知道了，他會同意嗎？”“總理……。”老人一聽這話，才站起來鞠了三個躬，說：“總理，我這樣做不對的話，請您千萬原諒。不來這一趟，我的心永遠不得安甯。”這就是一位普普通通的中國農民的心，儘管他是用中國最古老的方式來悼念自己最尊敬的人。這種摯情和誠意却是令人永遠難以

忘懷的。庸才我不死，俊傑爾先亡。恨不以身代，淒然爲國傷。當時，有多少人願以千倍、萬倍的代價，以自己的生命來延續總理的生命，哪怕是一分一秒也好啊！

耳聞總理逝世的噩耗，曹淵烈士的夫人傷心極了。她叫孩子們借來電視機，瞻仰周總理的遺容，不停地唏噓垂淚，傷心得吃不下飯，睡不着覺，高血壓病又發作了。她怎能不悲痛呢？是敬愛的周總理，在危難中救了他們一家；是敬愛的周總理，把她唯一的兒子撫育成長；是敬愛的周總理，經常問候她，關心着她這個貧苦無依的農村婦女。現在，周總理去世了，黨和國家失去了一位卓越的領導人，勞動人民失去了一位難得的貼心人，叫人悲痛極了！可是，從陰溝里吹出一股黑風，有人竟然下令不准爲周總理開追悼會，不准戴黑紗，她悲憤難平，心痛欲裂，就在首都人民舉行周總理追悼大會的前一天，因腦溢血突然去世。臨終前，還再三囑咐兒孩們，要永遠牢記黨的教導，永遠不忘毛主席和周伯伯的恩情。

不需要任何人組織，無論男女老少，病殘老弱，冒着凜冽的朔風，刺骨的嚴寒，聚集在十里長安街的兩側，向東望看不見頭，向西望看不見尾。所有的人全部臂帶黑紗，胸佩白花眼望周總理靈車將要開來的方向。一位滿頭銀髮，約有七十多歲的老奶奶，雙手拄着拐杖，背靠路旁的一棵洋槐，焦急但又是耐心地等待着。一對工人裝束的青年夫婦，丈夫抱着小女兒，妻子領着六七歲的兒子。他們擠下了人行道，探着身子張望着。一群淚痕滿面的小學生相互扶着肩，點着腳，等着，等着。寬闊的大道上哀思如潮……

過去在天安門前搞大型群眾活動，每次要經一、兩個月的周密籌備；這天，沒有人組織和籌備，沒有標兵，馬路上只有少量的交通民警。但是，幾十萬群眾自動趕來，自動地組織好，自動地排成了長隊，自動地維持秩序，人人守紀律。

十一日下午四點四十分，夜幕開始低垂。幾輛前導車過去以後，總理的靈車徐徐開來。靈車四周掛着黑黃兩色的挽幛，上面佩着大白花，莊重，肅穆。人們懷着沉痛的心情，目光隨着靈車移動。靈車所到之處

，像是有一個無聲的指揮，老人、孩子、青年、婦女都不約而同地站直了身體，摘下了帽子，向靈車致敬，哭泣着，顧不得擦去腮邊的淚水，舍不得眨一眨眼睛。緩緩靈車經過，萬衆號呼總理，淚盡也贖公無計。就在這條長安大街的兩側，人們多少次幸福地仰望着他矯健的身軀，慈祥的面龐。然而今天，他靜靜地躺在靈車裏和我們永別了！車輪牽動着千萬人的心。人行道上，許多人在追逐着靈車奔跑。車子開得比人行速度快不了多少，但大家是多麼希望車子停下來，時間停下來呵！雖然看不到總理的面容，多看幾眼他老人家的靈車，對無邊的哀思也是一種寄託和安慰。靈車漸漸遠去，消失在蒼茫的夜色中，兩旁的群衆還靜靜地站着。夜深了，風緊了，總理的靈車已經過去了幾個小時，但儲立在數十里長街兩旁的人群依然在默默地等待着，等待着歸來的靈車。但是，只見靈車回，不見總理歸。止不住的滾滾熱淚再一次灑滿幾十里長街……真是天見此景月低垂，地睹此情河悲泣啊！

不需要任何人動員，每個人都一次次地參加吊唁活動。一月十二日早晨七時，群衆吊唁活動開始了。一輛黑色敞蓬紅旗轎車，從天安門裏開到廣場，由幾名解放軍戰士前後護衛着國旗，正步走到旗杆下。把鮮艷的五星紅旗徐徐升起，然後又緩緩下降。它代表我們黨、國家和人民向敬愛的周總理深切地哀悼。

第一批群衆吊唁隊伍，應該是七時三十分到達，實際上他們五、六點鐘就在天安門廣場排好了隊。進到勞動人民文化宮後，還要在松樹林內等候，許多人的抽泣聲和哭聲壓過了隆冬的朔風。軍隊帶隊的同志說：有些戰士事先了解到哪些車輛是第二天前去吊唁的，他們就一宿不睡守候在車旁。司機剛一打開車門，他們就跳上車去。勞動人民文化宮大門外，每天都有無數自動聚集來的人強烈要求參加吊唁儀式。

在首都都是這樣，在全國各地何嘗不是這種催人淚下的場面呢？在江西南昌郊區的一家紡織廠裏，布機晝夜不停地傾瀉着布浪，產量之高，超過了以往紀錄。原來只開兩班的印染車間，此刻也三班不停地運轉。總理逝世的消息一傳來，大家都自己做黑紗佩戴臂上，以示悼念之意，以表崇敬之情。商店黑布一時供不應求，爲了滿足大家的心願，同志們上班

聚精會神織出質量最好的黑布，下班後又自動聚集起來趕到市區去吊唁。連一些原來總要千方百計找借口不參加班後學習或活動的同志也自動加入了這個行列。有的同志覺得自己的棉罩衣帶點花，有的同志認為自己穿的衣服顏色艷了些，與吊唁的氣氛不相稱，便顧不得吃飯，借了素色的衣服趕去吊唁，這就是每一個中國人的心願和行動。

十四日傍晚，群眾的吊唁活動結束了。落日的餘輝映照在總理的骨灰盒上，靈堂內顯得異常沉靜。工作人員都站在那裏等候着。

六時三十分，我們的鄧大姐來了。她由兩名年青女同志攙扶着走進靈堂，手捧周總理的骨灰盒，面向大家滿懷深情地說：“我現在手裏捧着周恩來同志的骨灰，向在場的所有同志表示感謝。”話音未落，全場悲聲慟天，一起向鄧穎超同志湧去。哭聲驚動了天地，淚水流成了長河。真是人間同泣大地悲呵。

自古以來，死後有一穴之地，成了中國人的傳統。這對死者是一個滿足，對活着的人是一種寄託和安慰。然而我們的總理一生無私最忠誠，臨終何慮身後名；他活着為人民操碎心肝，耗盡心血，死後連骨灰也要給子孫後代造福，寧可自己一無所有，但願億萬人民富足！他把自己的骨灰，播撒在祖國的江河土地上。這舉動，為破舊俗樹立了楷模，為建新風做出了榜樣。一位垂危的老人在死前，把兒孫們叫到床前，囑咐他們死後將她火化，不要留骨灰。兒孫們面面相顧，一時難以應承。老人說：“總理這麼好的人，死後都不留骨灰。我不能為國出力，就讓我向總理學習，把骨灰給祖國作肥料。我都想得通，你們還想不通嗎？”兒孫們含着眼淚，答應滿足老人的最後心願，她才點頭死去。這就是總理身體力行的影響，這就是總理對人民的感染力。

哀樂播出的一剎那間，悲傷哀痛的豈止是中國人民！周總理與世長辭的消息飛越高山海洋，傳遍了全世界。許多國家下半旗致哀，無數唁電和唁函飛向北京。世界各國的報紙以顯著地位刊載了這悲痛的消息，有的以黑底白字作標題，有的整版套上了黑框，電台不斷地播送這悲痛的消息，有的還播送了沉痛的哀樂，許多電視台還播送了周總理生前的偉大形象。在全世界有多少地方在舉行悼念活動，多少人趕到中國駐各

國大使館吊唁。人們以各種方式，用各種語言表達着哀思。多少人熱淚滾滾，多少人默默致哀，多少人表示，一代偉人的逝世，不僅是中國人民的巨大損失，而且是全人類的巨大損失。周恩來總理逝世的噩耗震動了聯合國，聯合國當即決定下半旗一週表示哀悼，給予這一位為世界的和平與進步作出傑出貢獻的偉人以獨一無二的殊榮。當年的聯合國秘書長瓦爾德海姆無比敬仰的說：“世界上有哪一個國家的總理終生只有一個夫人？有哪一個國家總理終生受人民愛戴？在國外銀行無一分錢存款？”

東南亞正在堅持武裝鬥爭的一些國家的游擊戰士們，連續舉行了幾天的悼念活動，學習周恩來同志的革命精神和高貴品質。

法國的近千名勞動者，聚集在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革命紀念地巴黎公社社員牆前，沉痛悼念周總理。他們高舉着周總理遺像，用黑紗纏繞着紅旗，向安放在巴黎公社社員牆前的周總理遺像獻上一個又一個花圈，一束又一束白花。

坦桑尼亞全國下半旗三天致哀。坦桑尼亞電台重播了周總理訪問坦桑尼亞時在達累斯薩拉姆機場發表的講話，報紙重登了周總理訪問坦桑時穿着坦桑尼亞民族服裝同尼雷爾總統和坦桑尼亞朋友在一起的照片。尼雷爾總統的老母親，也專門趕到中國醫療隊，沉痛哀悼周總理。

在委內瑞拉中國友好協會舉行的追悼會上，一位委內瑞拉朋友講話說：“偉大的人民領導人周恩來，不僅是屬於中國的，而且也是屬於全世界的”，“周恩來沒有死，而是名垂史冊”。

一位南斯拉夫的老游擊隊員打電話給中國大使館，詢問這不幸的消息，當他得到證實以後，在電話中失聲痛哭。

一位印度的郵遞員，邊送信，邊流眼淚，他說：“周總理是印度勞苦大眾最好的朋友。”

歐洲國家的一個大學生，自動去出售登載周總理逝世消息的報紙，邊叫賣，邊哭泣。

智利的一家照相館熱情地為我使館放大總理的照片，不肯收費，而且提前完成，以“表示對周總理的敬意”。

一個日本朋友在中國訪問期間聽到周總理逝世的不幸消息，他舉着